

从《恋爱中的妇女》看劳伦斯对和谐婚姻的塑造

赵 欢^{1, 2} ①

(1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昆明 650092)

摘 要: 从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妇女》塑造的男女两性关系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 作者在作品中想要通过伯基与厄秀拉创造出一种平衡、超然的和谐婚姻关系, 并试图在和谐的婚姻关系之后找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人与人之间美好关系的出路。
关键词: 《恋爱中的妇女》; 劳伦斯; 英国文学

The hamoniousm arriage in *Women in Love* by Lawrence

ZHAO Huan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Yunnan Norn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2)

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man and woman relationship in Lawrence's *Women in Love*, it is found that Lawrence wants to create a balanced super hamonious marriage through Birk in and Ursula and to seek a way to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in capitalist society beyond the hamoniousm arriage relationship he has attempted to establish
Key words *Women in Love*; Lawrence; British literature

戴·赫·劳伦斯是 20 世纪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有评论家认为他的小说从两性关系的考察出发, 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人的对立冲突, 深刻展现了现代人悲剧性的生存状况, 表达了对充满自然精神的理想社会的追求。^[1]也有评论家认为劳伦斯在对工业社会提出强烈批判的同时, 又提出了改造社会、改善道德的两种倾向: 一是他的原始主义, 即人的自然复归; 二是他企图以完美的两性关系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从而改造社会。^[2]

其小说《恋爱中的妇女》, 正是这样一个作者创造理想婚姻的文学范本。该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 以正、反两对恋人关系线索展开。正面, 以伯基与厄秀拉这对恋人为模型, 试图树立在乌烟瘴气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寻找真正完美婚姻出路的典范。反面, 描述古德兰与吉拉尔德这对相互占有欲

超强的恋人迷茫而虚无的爱情。同时, 作者在书中最后对这两对恋人命运的安排: 伯基与厄秀拉的美好结局以及象征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的吉拉尔德的毁灭, 也充分说明了劳伦斯对和谐婚姻塑造的渴望, 及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痛恨。

— “先死而后生”超然爱情关系的建立

作为小说正面男主角的伯基, 聪明、学识渊博, 但是性格复杂而充满矛盾: 尽管谈吐深刻, 却又经常不切实际, 沉迷于幻想, 过着一种理想化的生活。伯基憎恨资本主义大工业, 他认为这种机械大生产给社会乃至人类带来了无法想象的毁灭性灾难, 也憎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虚伪的关系与情感。他认为人类“整个意识已经死了。人类本身已经腐烂……我痛恨人类, 我希望它被彻底的消失……”^[3]¹²³

他希望人类在毁灭之后会创造出更多的美好事物,

① 收稿日期: 2008-12-22

作者简介: 赵 欢 (1979-), 女, 湖南衡阳人,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92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想象人类被解放的日子会更美好。可是另一方面也深深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这种残酷的现实,他必须在虚伪的社会里戴着面具继续存在,直到他“彻底清醒之后”。伯基认为自己的生活中心是“和女人完美的结合——一种最终的婚姻——别的就没有什么了。”^{[3] 52}他虽然渴望拥有完美结合的婚姻,也希望婚姻能建立在爱情之上,但不是旧式爱情,而是能够抛弃旧思想束缚的爱情,厌恶那种狭隘、封闭的旧式家庭关系,“就好像是一种可怕的枷锁、一种苦役”,^{[3] 199}反对让婚姻沦为一种占有形式,即一方占有另一方的感情与肉体。他希望自己的婚姻建立在理想的爱情之上,而这种爱情是异于常人所理解的爱情,是超然的爱情。就像他对厄秀拉所说的:“有一种生活是属于死亡,也有一种不属于……我希望得到的爱情……脆弱得像是一个刚刚降临这世上的婴儿,……这样它才能像死亡……”“正像刚出生的婴儿冲出子宫一样。如果不尽力为新生的事情而争取,不打破旧的东西,就不会产生新的事物。”^{[3] 186}从伯基的思想和言语可看出,他似乎站在一个可以将时代完全抛至脑后的高台上。他憎恨这个世界,可是作为世俗中的一员又无法脱离这个世界,因此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新式的爱情来建立自己的婚姻,让自己得到解放。

而正面女主角厄秀拉的爱情观在一定程度上与伯基相似。她认为整个世界灰色而虚幻,自己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同样也无法摆脱这种困境。她羡慕原野上的牛和马,“每一个都是自我独立的,然而都是神奇的,不用受那么讨厌的社会规则的限制。”^{[3] 246}她痛恨自己虚伪地处理着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渴望有一种纯洁的爱能够使自己改变这种现状。厄秀拉能够理解伯基对爱情的想法,可是又害怕脱离现实世界。然而在走向伯基的同时,她的爱情观却在不由自主地改变,经历了一个从迷茫到超然的蜕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似乎体会到了伯基对死亡的超然想法,她想着“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之后,那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进入死亡了,……死亡是最好的结局,最完美的结局,这是生命的发展。”^{[3] 191}想到这些,她似乎又有一种畏惧,但是又觉得没有灵魂的肉体就好像没有生命的机器,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只能在通向死亡的世界中寻找新的生命,寻找一片纯洁的不受污染的净土,这样就得到了超然的世界。

可以看出劳伦斯在试图构建这对恋人的关系时,首先构筑两人的共同点,这样才能推动双方和谐关系向前发展。伯基与厄秀拉生活在人际关系虚伪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虽然各自都戴着身份面具,

但同样都憎恨这个虚伪的世界。厄秀拉虽然一开始对伯基与常人迥异的思想难以接受,但是却不由自主地试图去了解,以至于双方都有了超然爱情的渴望。同时,他们都能通过超然的爱情并进一步建立起的婚姻关系来改变各自所面临的困境,来逃脱这个让人厌恶的社会。伯基正是这种关系建立的倡导者,在他的影响下,厄秀拉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同样对爱情有了一种新的领悟,而这种领悟与伯基的爱情观是一致的,他们在精神上都领悟到了这种超然的新生,为他们建立完美的婚姻关系铺下了奠基石。

二 双星平衡式婚姻关系的完美设想

伯基对爱情的向往不仅仅是超然的,他还希望建立一种更加理想、和谐的婚姻模式。伯基进而对厄秀拉说,他希望“有一个,一个最终的我,赤裸裸而没有人的情感,也超脱于任何责任。同样也有一个最终的你,我就像这样的状况下与你相会……没有语言、没有条约”。^{[3] 143}同时,伯基在厄秀拉面前很认真地提到了他的“星星均衡”理论,他对厄秀拉说“我需要和你建立一种奇异关系,不是一种会合或混合……是一种均衡,在两人之间的一种平衡——像是星星之间的平衡一样”。^{[3] 145}伯基接着说,“相信出自肉欲的婚姻,还需要进一步的联系。”^{[3] 199}因此,他希望男女双方结成共同关系还能保持完全独立,两性之间能保持完全平等,这不像是爱情,却能比爱情更让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认为肉体是婚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当然除了肉欲之外也需要精神上的交流,使婚姻能够更加完善和长久。厄秀拉面对如此的双星平衡的言论怯懦了,听着他的话她“脑子都木了,她几乎没有知觉”。^{[3] 143}厄秀拉无法理解伯基的如此言论,无法理解虽是恋人却又保持陌生关系的论点,在她看来既是恋人就应该相互依附。厄秀拉认为伯基的思想是抽象的、脱离实际的。在世俗的角度上,厄秀拉更向往一种普通的男女之爱,一种更为真实的爱情,并进而建立正常的婚姻关系。伯基则渴望一种超乎寻常的、归复原始的、超出世俗责任的男女关系的爱情。厄秀拉的心情是复杂的,因此一开始拒绝了伯基的求婚。她没有信心处理好自己与他对于爱情和婚姻观点上的差异。虽然厄秀拉对于旧的社会与思想有着厌恶心理,但是要完全抛开世俗而无所顾忌地接受伯基这种全新的理论,除了需要深层次的理解,更需要巨大的勇气。

没有接受伯基的求婚,但厄秀拉深爱着伯基,很嫉妒伯基与赫米奥恩保持着联系,认为伯基旧情不断。当得知伯基要到吉拉尔德家与之会面时,她指责伯基是一个骗子,和她在一起却依然怀念赫米奥恩,怀念过去的生活方式,怀念赫米奥恩给予的精神食粮,只是缺少肉欲的感觉。面对这样的指责,伯基“感到特别的疲惫和虚弱,但他也有所轻松……毫无疑问,厄秀拉是对的……他知道他的精神生活是伴随着一种腐败的进程。同时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喜悦。”^{[3] 317}伯基意识到厄秀拉所说的是正确的,虽然自己总是希望厄秀拉能接受自己的理想站在同一战线上,但是自己却伴随着“腐败的进程”。他把与赫米奥恩的精神交流看作是一种“腐败的进程”,尽管意识到那是一种精神的腐败,是一种无法脱离资本主义本质的精神交流,但是自己却放纵其中并从中得到腐败的快感。终于,伯基放弃了以往固执的态度,放弃了一味对厄秀拉思想进行改造的想法,转而接受厄秀拉的思想。正是这样,厄秀拉把伯基从他虚幻的理想世界中拉了回来,让他完成了塑造和谐婚姻男性主角的完整性。此时他们达到了灵与肉的和谐,厄秀拉也答应了伯基的求婚。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劳伦斯将这对恋人和谐关系的创建推向了高潮。伯基的思想太过偏激也似乎不太实际,而厄秀拉虽然有着新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伯基但却不会过于脱离实际。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塑造,厄秀拉能及时指正伯基的错误,使两人的关系达到一种新式的、双方认可的平衡。虽然可能未达到伯基设想的“星星般的平衡”,但在两人的努力下,和谐的关系得到发展,共同走进了婚姻。

三 平衡而超越自我的婚姻关系的维系

完美的爱情与和谐的婚姻需要双方共同维系。作者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着力于对双方平衡关系维持的描写。伯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厄秀拉的思想,与此同时厄秀拉似乎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伯基深层次的爱情理论,他们在这段理想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寻找各自的平衡。在“一把椅子”一章中,他们在旧货市场为他们的新家寻找零星的家具,两人同时看中了一把旧椅子,并很爽快地把它买了下来。可是言谈中厄秀拉忽然觉得很恼火,大声说:“我憎恨你那些过去……尽管说这张椅子很漂亮,但我觉得甚至恨那张椅子了……我希望这把椅子在完成了它自己的使命之后就被打破……”^{[3] 368}很显然,厄秀拉认为

为旧椅子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过去,这让她很反感。接着伯基说“我憎恨那些我自己想要房子和家具的想法……房子……是一种固定的环境,一个很可怕的独裁。在那儿每个家具就是一个界牌……房子家具服装,它们全部都是旧的,很庸俗的世界和让人厌烦的人类社会的言词。”^{[3] 369}而伯基认为买新椅子又容易联想到现代,而他讨厌现代的一切,认为它们都只是让人感觉到束缚。双方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共同决定既不买旧货,也不买新的,这样他们既不受过去的干扰,也不受现代文明的束缚,共同创造无束缚、无干扰的生活。

结婚后的一段旅游经历更是把两人推向了完美婚姻的极致。初到滑雪地,厄秀拉与妹妹古德兰一样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非常兴奋地唱歌、跳舞,享受生活。一天,厄秀拉在与吉拉尔德、古德兰以及德国艺术家勒尔克讨论一件裸体骑马少女的雕塑时,他们产生了意见分歧。厄秀拉感受到的是那少女的痛苦与屈辱,而其他三位却无视少女的痛苦,认为这只是一中艺术的表达方式,并嘲弄她的无知。此时的厄秀拉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同,她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加了解艺术,可是他们都缺失那种对其他生命的理解与爱,他们脱离了实际生活,寻找虚幻的艺术,并且只生活在自己自私的感受里,而更可恶的是她自己却无力改变这种现状。这种虚幻的艺术世界,就象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看似洁白的冰山——高大、美丽,可又是那样耀眼、冰冷无情,最终让自己觉得寒冷。厄秀拉觉得在这里心灵和肉体都受到了伤害,而伯基也感受到这一点,他俩离开了这里,共同走向了新的希望。分别时,厄秀拉对古德兰说:“爱是如此渺小、庸俗,我相信在某个没有人类的地方,爱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相信,在某个未知的环境中,我们才能完善自己……”^{[3] 456}厄秀拉对爱的理解已经超越了一开始所认为的世俗爱情,也可以看出她对资本主义虚伪社会的厌恶。她的爱情观与伯基的观点进一步趋同,两人已经有了精神与肉体上的完美融合,共同创造劳伦斯笔下的完美而和谐的婚姻。

劳伦斯笔下的这对男女主角,最后在作者的有意安排下逃离了这个在资本主义虚伪笼罩下的世界,共同走向未来。根据劳伦斯的书信记载,曾说过“这部小说自诩为作者自身欲望渴求和抗争的纪录。一言以蔽之,是自我致深经验纪录。”^[4]因此,可以看出书中的伯基或多或少有着劳伦斯自己的影子。劳伦斯对伯基和厄休拉创建和谐婚姻并逃离资

本主义的描写也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劳伦斯厌恶资本主义,却又无法摆脱,只能通过书中构建和谐而理想的婚姻和平衡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来暂时逃避。

四 控制型情侣关系的毁灭

小说中的反面例子是吉拉尔德和古德兰这对充满肉欲的控制型关系的情侣的塑造。劳伦斯对他们的这种关系的形成和毁灭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吉拉尔德是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一员,他英俊、潇洒、有着极大的财富,但同样他也代表腐朽堕落的西方工业社会。他对生活感到非常迷茫,除了继续自己的事业之外他似乎找不到其他的重心,对于伯基向他所表达的对爱情与婚姻的憧憬他常常是嗤之以鼻。吉拉尔德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他的管理下,对自己的矿业进行了改革,他认为“地位与权力才是实在的东西”,^{[3] 27}将工业秩序搞顺就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和谐。他抛弃了父亲资本家虚伪的面具,对他的工厂采取冰冷的机械般的治理手段。在他看来,“人类不过是纯粹的工具”,认为人生就是为了生产。吉拉尔德是机械主义的代表,没有灵魂,成为了资本主义大工业下的生产机器。

吉拉尔德在和古德兰建立了情侣关系后,与婚后的厄秀拉和伯基四人同去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冬游滑雪。在这里,吉拉尔德终于暴露出他作为资本家固有的冷漠和异于常人的控制欲。古德兰越来越体会到吉拉尔德就像是“死亡的苦水”,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决定离开他。观察到古德兰的这一切变化的吉拉尔德,同样在矛盾的痛苦中挣扎着,他觉得自己与她在一起会最终会被她毁灭,想要离开;可是如果离开古德兰又觉得自己是如此的空虚,无法找到自己,最终也会被推向死亡。在几番挣扎中吉拉尔德将自己推向了毁灭。吉拉尔德在爱情中无法摆脱自己父亲婚姻的影子,在他潜意识里的婚姻应该就

是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吉拉尔德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之下的牺牲品,自己得不到、控制不了的事物就想将它毁灭。当然,另一方面,古德兰对于毁灭的结果的产生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可以说古德兰与吉拉尔德属于同一类人,不相信婚姻,相互希望能控制对方,这样两人就构成了“征服——控制——占有——毁灭”这样一种可怕的因果关系。

吉拉尔德是资本主义的象征。他的死亡代表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吉拉尔德尽管外表华丽并且富有,但他的内心是空虚的,对世界的理解是虚无的。这样的迷茫,其结局也只能迈向死亡。

厄秀拉和伯基是劳伦斯在小说中塑造的一对正面人物,在他笔下伯基和厄休拉共同创建了理想的婚姻。在劳伦斯看来,他们之间关系不是以普通意义的爱情为纽带的,而是一种超越自我的真实而自然的爱情关系,一种先死而后生的爱情,这种和谐的婚姻关系在劳伦斯看来是完美的。作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不可救药,吉拉尔德之死象征了作者的态度。他无力改变资本主义的现状,便寄希望于脱离这个世界去寻找另外一种解脱,希望在完美的爱情世界与和谐的婚姻关系构建中寻求到解决之路。

参考文献:

- [1] 朱维之,赵 澧,崔宝衡.外国文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87
- [2] 刘宪之.劳伦斯选集:彩虹[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2
- [3] 劳伦斯.爱恋中的妇女[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
- [4] 哈里·莫尔.劳伦斯书信选[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3:178

责任编辑:卫 华